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五

上仁宗論水災　係第二狀　歐陽修

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

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文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

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耳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獘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

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静黙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正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静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

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皆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

若量霈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災傷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

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耳兩路運使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輕重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優卹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材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又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

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自此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以三司令歲京師粮米已有二年准備外有三百五十萬餘石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歲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大此非

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
裁擇至和元年七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
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
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槩然矣前
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

以諷其上上下相飾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

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唯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覩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區嘉祐四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司馬光

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

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以為日之所照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令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内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

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異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

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嘉祐六年五月上時為起居注判禮部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遂踵以為例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呂誨

治平二年八月八日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静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廼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曽不虚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寃賦徭煩苦民有愁嘆亡聊之聲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

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德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輔治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

臣伏覩詔音責躬引咎博訪羣臣有以見聖德之至矣臣聞陰陽和則風雨時王道正則百川理五事不修則物不遂性災沴繇茲而生矣斯政化通於天地見效可信者天以變異告戒人君者欲恐懼修省振起頹弛如其怠荒不新厥德外無保民之慮中無應變之實則咎

罰荐臻危亡及之甚可畏也方秋令向深氛潦當息而霖雨驚驟泉源湧溢蕩覆廬舍墊溺民命京師訛言幾至生亂誠異常之變矣陛下即位之初事無過舉災沴遽作殆人情久欝怨愁之氣積陰而成天意愛陛下之深以是譴告不可不求其原也臣謹按洪範曰肅時雨若狂恒雨若肅者貌之恭狂者事之妄居上則言動必謹謀慮必審號令必信賞罰必當一有其妄咎徵斯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水者北方萬物終

藏之地神道居陰尚乎安靜虔恭廟祭所以昭孝道也
廼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
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
傳曰飢而不損謂泰厥災水謂下民饑饉上宜減損去
冬及春許頴等郡大荒上方多不急之用後苑有淫巧
之工宜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也又曰避
過有德厥災水蓋以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則官
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於下而況前席詳延無

非藩邸之舊清塗進用皆出權臣之門忠良之人寧無解體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斯皆前世已驗之明者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捄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恐懼祇悔誠深方注意輔臣代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天變於下致時政之闕失咎將安歸臣俻員風憲無補聰明朝綱之頹弛時政之闕失職臣之繇罪在不赦詔命既下著位之臣莫不輸忠畢慮仰副詔詢惟陛下省

覽無倦言或可用克己行之日謹一日惟新盛德更張治具隱卹民病感召和氣以塞災變如曰休咎數也治亂勢也四輔俱賢百工皆舉不責人事委之天理臣恐天心未應沴氣還復人情動揺邦國傾矣愚臣之言不識忌諱唯聖加察焉治平二年八月上時為同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呂大防

臣伏覩乙未詔書以水潦之變責躬恤物延問得失禹湯之引咎漢文之恭己不過是也臣伏睹自古人君之

失德必皆有嗜好偏篤難改之行以害政事或好征伐或好田獵或好聲名或好行幸或好治宫室故臣下之言不可入而君上之過終莫能改則天為出變異以警懼之如漢文帝之賢唐太宗之明皆不免此累伏惟陛下纂承大統三年於兹勤修儉好屛棄物玩減後宫之冗罷不急之費早朝晏罷日謹一日於前數者曾無一焉而天變之大如此之甚臣竊思殆非出於陛下之聖躬而率由政事之失臣得為陛下詳布其說盖以天之告

人不能諄諄然而常以象類示今雨水之患至入宫城

壞廬舍殺人而害物此陰勝陽之沴也以人事而言君

弱臣强陰勝也夷狄謀中國盜賊害平民亦陰勝也臣

雖愚昧蒙陛下非次拔擢日夕為陛下講求思慮當今

之故與今日之所宜無出八事之大一曰主恩不立二

曰臣權太盛三曰邪議干正四曰私恩害公五曰夷狄

連謀六曰盜賊恣行七曰羣情失職八曰刑法失平何

謂主恩不立陛下自即位以來所與日相見者兩府之

臣七八人時與之相見少接其語言者兩制主判之臣經筵侍從諫官御史輩又數十人陛下之臣五日一謁於廷下四五百人而所與相見接其語言日纔一二如此則何以通君臣之情哉至如館閣省府之官皆陛下選擇養育以進用之人而有平生未嘗識陛下之龍顏者此臣所未諭也竊料陛下非憚其勞而不見特以故事如此不能遽改而已唐之制有待制本朝建隆乾德咸平天聖皆常行之又祖宗臨御往往非次宣召臣僚

訪以政事或行幸書林接見儒臣臣愚以為宜復轉對
之制及許轉運判官辭見并權發遣三司判官授差遣
及委審官擇大郡自來選差知州人並令上殿仍乞非
時宣召臣寮以問政事羣臣之情達則主恩立矣何謂
臣權太盛進退百執事皆由宰司進擬而陛下直可其
奏者十則十百則百故中外之臣有被任使當進擢惟
知出執政之門而罕有歸恩於陛下士大夫相語以得
官為經營有力以失職為某人不喜如此則望宣力盡

忠之臣豈易得哉臣愚以為小官冗職不必煩陛下揀擇至於修起居注集賢史館修撰天章閣侍講三司副使此四五職名僅及十員皆進用兩制之門陛下苟不以留意則庸人下才依託干情從此而進遂為陛下侍從之臣一旦有緩急須將帥之才則常患無人退之則無名進之則無補置而不用則位高禄重陛下試觀今日兩制之臣如此者有幾即可見其所從來者不謹選也陛下何嘗徧接識凡今館閣省府之臣陰察其可用

者記之于籍間復參問近輔左右之臣以驗其實乃與大臣議某人堪某官任某事假如修注修撰侍講副使共須十負則采察二十人以待之遇一官闕陛下名而授之則恩自陛下出矣無經營馳騁之患矣至如其他進擬有不合陛下意者當退而改之如此則臣權不盛矣何謂邪議干正昨者朝廷參議濮安懿王典禮衣冠草茅之士無賢不肖上至陛下左右侍從素所取信之臣皆以為出繼帝統大義甚重不宜復顧私親追榮之

禮當據禮經而兩漢衰世故事不可援用然一二姦人内希陛下追懷之意外協大臣不正之議而復結濮宮諸貴人之歡遂不顧公議妄進邪說以白為黑以是為非惑亂聖聽中外切齒臣愚以為應因濮安懿王論奏文字一切付外委未嘗預議近臣覆定可否宣示四方則陰邪之人不敢干正矣何謂私恩害公自古人君即位無不有攀附故舊之臣然賢智之君待故舊之意恩寵甚重而至於議政事論國體則必與天下之才共之

漢文帝不訪宋昌而用賈誼袁盎以議當世之政不屬景帝以張武而謂周亞夫為可用唐太宗之論人物薄高士廉唐儉而引重劉洎馬周其用王珪魏徵也皆仇敵之餘豈嘗計其新舊親疎哉陛下比日以來數引見藩邸之臣恩禮甚厚外人不知皆以為陛下與之議政事論人物誠如此則害聖德多矣縁此等人材至下止可待以恩厚不宜置之顯路則私恩雖厚不害公議矣何謂夷狄連謀元昊晚年君臣相疑而父子結隙謀臣

壯士往往被誅又累為唃氏所敗遂有休兵願和之意而強臣急於進取徼其成功議和之初許與太原歲遺金帛之直蓋三十萬緡戍邊之兵不能大減比之寶元以前戍兵增五六萬而歲費約二百餘萬故關中民力乏困而内帑泄於二敵而益虛今諒祚少年繼襲多招亡命與之為謀有窺關輔劍南之意不獲其意則又邀朝廷乞增賜予而後已頗聞近歲與北敵交通使人旁午狄人則利羌之賂羌則恃狄之援唇齒相依犄角為

寇其可不早為計耶臣愚以為擇將帥增參佐則邉備可講置都護紿哨氏則分諒祚之勢絶劍南之患寛禁約撫屬羌則防落漸備久任堡障之戍得自為政則夷狄見畏矣何謂盜賊恣行今京東之民日夕為盜之家往往不敢申舉者蓋官不能得盜復能為害於申舉之家是盜之威勢常大于官司矣久而不禁則屯聚嘯集以覆州縣如反掌耳臣愚以為多盜之邑令監司舉縣尉別為改官之格以激勸之以捕盜殿最以課監司守

令則盜賊消矣何謂羣情失職令審官所差知州通判得替而赴闕乆而後差常在一年半之後而待次者又常及一百人知縣監當者畧同其比是常參之官不釐務而請俸者常及其半其弊盖由每歲流内轉官之類僅及百人其上薄而待遷者又數百人凡諸銓未遷者常及三年而後得此盖法之敝也臣愚以為改磨勘之法量入流之數則羣情不失矣何謂刑罰失所令大理審刑刑部乃天下所觀定法之地用法不當立比不一

莫甚於此蓋法官銓擇殊為滅裂臣愚以為吏法官之法則刑罰得中矣治平二年八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程　珦

臣伏覩詔勑以年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

明詔惟陛下寛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楮之祥高宗之時有鳴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特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

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詔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

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揺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為慮盖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有之不能為

害蓋倉廪實府庫充官用給于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浸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㢮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恵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

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徭繁賦重剥削之不息天下戸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耳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不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歳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揺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民不漸善教思利則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為盜賊今兹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姦雄一呼所

在必應以令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于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末如何矣戎狄强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

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恃勇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邉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消窮之虞又況征斂與廢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于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

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産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寛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

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以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

滯於近規不還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為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令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

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

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况郡縣之吏乎故臣願
陛下以立志為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
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
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
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
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
古以来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
惟動不師古苟安襲獘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

無可疑惑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頼輔弼之人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髙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葢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説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歳旱作霖雨和羮作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輔相必以謹擇為本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

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謹則必得其人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禮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詖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揺亦將見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人主則異於是其始也擇之不

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専任之不専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懐疑慮任不専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揺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奔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懐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

爾君子弗顧慮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揺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為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徳載采采則曰庶可績葢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徳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履蹈經典之訓及用之

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於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一言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

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為者可勉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延召宰執從容訪問令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

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可為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伏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

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寮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

言大槩捄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耶臣以為致天下今日之弊盖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

道則以求賢為先茍不先得賢則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

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葢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頼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為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

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専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

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

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

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濟民之術邉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虚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生民為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

漢文不能用者百世之下為譏病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治平二年上時知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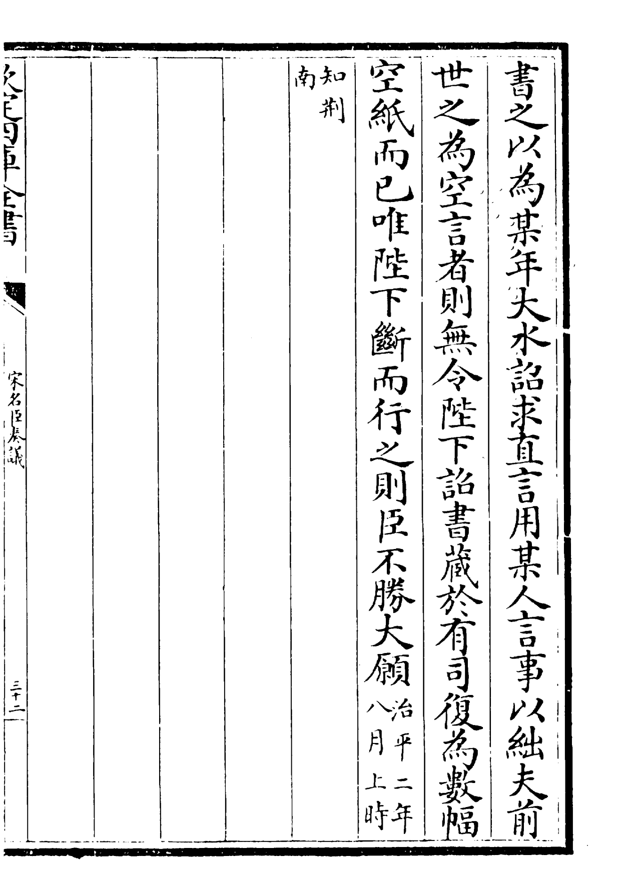
鄭獬

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為沴壓溺者衆許中外官僚極言得失者茲實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衷懇懇至於魚蟲草木莫不感動況於能言者哉臣竊伏思今陛下發詔以求忠言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

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因怪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册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此空言而已矣自德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幾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

留中不出事係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則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此則是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幾之繁既未能徧覽則選置官屬令專掌令之羣臣所上章䟽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為言也甚難而

上之聽者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隳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繇其能褒進而招徠之也太祖太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玆事寥闊仁宗寛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名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加賜金帛無取焉則報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有實言得言有實用且使史冊



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事以絀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為數幅空紙而已唯陛下斷而行之則臣不勝大願治平二年八月上時

知荆南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一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六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呂公著

臣聞水旱之災雖聖人在上不能免也然聖人在上雖有水旱而終不為害者遇災而懼見異而修德夙夜自

省以荅天戒故災可以轉而為福危可以徙而為安後世人君不知禍福無常而謂天命為已有不知人情可畏而謂力可以制之災害既作矣猶不自知其非也乃引堯湯水旱以為比而不知疇咨自責之獲終吉也故人心不從天命不祐災害不已怪異隨之怪異不已傷敗隨之由是觀之水旱之災不能使必無於世而其終所以安危存亡者在懼與不懼耳伏惟陛下莅政以來日孳孳於庶事然累歲旱潦人多疫疾又近者大雨為

沴下民昏墊陛下徹宴損膳下毋諱之詔開直言之路將克已自新以求天意然臣愚獨以為此皆常事猶未足以弭大災也唯當兢兢業業以求己過自奉先養親以至於任官使人求賢納諫愛民節用無不物物而思之行所未行補其闕誤以謝天心以順人意則社稷幸甚治平二年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

上英宗論星變　張方平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恤

刑罷宴徹聲樂弛力役所以修省荅天戒者甚至竊聞
退就宮閤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陛下
以上聖之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
繼天纂統越今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嘗有以
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治亂根本為議也前史推彗
星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官失
其守事忘其舊綱目頹紊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儻將以
是為先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

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紀何曾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唯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夫萬幾庶政屬在兩府顧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閑之處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敝舉廢為捄時急務匪唯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眚閒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

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唯陛下留神幸察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上神宗乞訪四方雨水　司馬光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為災命使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露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為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

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為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内外臣寮有四方来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虚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獨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以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

下辛甚治平四年五月上時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地震　錢顗

臣伏以今月甲申至辛卯京師連日地震者五竊觀人事以考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故易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古之王者或因天地譴告則必責躬修德祇畏省懼思所以致之之咎務所以改之之理日新庶政以答天變故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矣臣竊思國家以

來災變不一日月薄蝕星辰陵犯天雨毛雹害稼始則蝗旱作孽終則秋霖為沴河北諸郡大河決潰地復震裂廬舍摧塌人民壓溺幾以萬數其餘百川涌溢天下被水患者十有五六殊可駭愕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之甚也陛下臨御未久精心萬幾以至德深仁愛育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暇豫之樂然猶嘉氣尚凝陰陽繆盭豈廟堂之變理有非其人乎天下郡縣刑獄有所寃濫者乎深宮之中女謁有過盛者乎左右近習

有竊弄威權者乎三陲蠻夷兵革有所隂謀者乎中外姦臣有潛懷不順者乎讒人昌而下情有不通者乎土木盛而興不急之役者乎號令數易而賞罰有所不當者乎賦役重困而民心有所愁嘆者乎水災地震二者應驗尤急豈非隂盛陽微之極也伏望陛下深思遠慮以杜未萌陛下無謂堯湯水旱為天數也日月之食為三辰之行也彼箕子之陳洪範劉向之傳五行皆非空言也要在應之以誠感之以德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

有不忍移過之言熒惑為之退舍况陛下之聖明其肯忍之哉臣願陛下詢求至言矯革前弊容推至誠以應天變何災之不除何福之不至也臣叨居言職不敢緘默熙寧元年七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水災地震　鄭獬

臣竊見去歲自京師西南至於海隅地皆震今歲自京師而北至於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悉摧仆長河決溢灌深冀間兹豈細故哉震者陰盛而

迫於陽其發必有所名而不為虛應考之古而驗於今似可究其涯畧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竇太后由房闥而制天下令二宮非竇氏之比則不為宮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裂壞城郭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令內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桓温跋扈覬朝令大臣非王敦桓温之比則不為執政者發也是數者

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地震而武
谿蠻反晉成帝時象州震而蘇峻亂近者仁宗時忻代
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
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南方大稔
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以就穀此惟煩朝廷戒勑所
在務為存卹不令餧死于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
自城綏州以来至今兩議不决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
餉縑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轉芻糧雜出於

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百萬緡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槩可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于内民財屈於外怨讟並起姦人揺足其將奈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裹粮畜牧必未能久駐迨將適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也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馬既發粮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奔走為備之不暇此正墮

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不為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来雖多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本朝藝祖自平定四方已来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為治今之難難於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五代之末四方之彊諸侯已死其立者皆孱子弱孫勢與數俱窮故太祖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草菅然易於為力也至于真宗仁

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甚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日過已盛之時萬一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為力而甚於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夷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謹哉如羌人引衆而遁則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涵養生靈俾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日有震摇亦不能以勝我矣熙寧元年七月

恩冀州河決水災又河北州軍地大震自秋距冬沿邊尤甚至有聲如雷移時累刻不止獬八月上此奏時為

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淫雨地震　　　　呂公著

臣伏見夏秋之交淫雨為沴廼甲申地震京師天威不遠譴告甚明此誠陛下抑畏脩省之時也臣竊考自昔人君每有變異或因恐懼而致福或以簡誣而致敗葢古之王者知禍福無不自己故側身修行以求消復則天之應也敏若影響此所謂恐懼以致福者也至於後世乃以為天地災眚皆有常數或專修外事或歸過於

下則是坐視天災無復自飭此所謂簡誣以致敗者也恭惟陛下以聖德在位將興太平然而災害重仍殆有以警懼陛下臣愚以為必須歷考庶事正所未正則災可轉而為福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言至誠之道修於己則足以感人神也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君能感人然後可以動天也蓋人之情偽最為難知上雖以至誠待下猶恐有不應者是以古之王者臨朝接物莫不以此為大務故衆多之臣皆思盡誠以應之而不敢

挾機以事其君國爾忘家主爾忘身上下如一至誠無間如此而天意弗豫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子者能不自用而考合天下之公議猶恐未能盡天下之善也然而論議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實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則後雖有至當之論亦難於必受也是以古之王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故能慮無遺策而不為邪說所亂昔顏淵問為

邦孔子曰遠佞人蓋佞人之在君側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之在君側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于義則其勢必久而愈疎此孔子所以欲遠之也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禀命不常其德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為可久之德而事不輕發方其令之未出也無所不謹則令之既出也無所不行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堯舜之聰明其于羣臣之能否必

至於三考九載而後黜之者葢以知人至難而功用復不可遽見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毀譽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賢不肖而進退之則所處未必盡當所處未當則復有更易更易既多則人懷茍且之心而世無安治之實矣昔商宗遭鼎雉之異而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災變之來固不虛發而天意所指葢亦難知惟王者能因事修飭以答明戒則精祲之交安有不達然自漢儒以來言災異者始穿鑿經

意附會時政人君若聽其所言專倩一事䏚非災變之所為起則得不違天心乎臣是以竊慕祖己之義不敢為漢臣之說伏望陛下省留聖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終之則天下幸甚熙寧元年七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上神宗論災變而非時數　富弼

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頻數天文變於上地理震於下人情恐懼物論紛紜臣被詔至都復用為相雖蒙給假治疾未遑朝見而坐於私室如在氷淵況蒙累遣使臣

促令陛對驚惶隕越寢食不安然偶於災異之間或聞有說者不近正道臣甚憂之比俟入見日面具開陳又恐差緩蓋救患不可不急施恵不可後時臣夙夜揣摩事無大於此者今遽以狂瞽上瀆冕旒切望聖慈更賜裁擇伏聞陛下自始即位躬親萬幾每有凶災憂形玉色孜孜詢訪以求聞失此真得修講朝政荅謝天譴之道也然臣竊知累有人奏請凡百災變皆繫時數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誠有之此乃姦人謟佞之説上

惑聖聰臣所謂不近正道者也陛下明睿英哲必不信納又慮姦人口才捷給能以甘辭致陛下或時信之信則卹災救患荅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怠則虧陛下之德損陛下之政不為宗社生民之福無甚於此焉臣上所云天變地震此天下皆知之皆見之大可懼者也昔仲尼作春秋不書祥瑞而獨書災異者盖欲以警戒人君使恐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不聞以災異歸之於時數也至西漢董仲舒傳仲尼春秋之學對武帝策曰臣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為西漢羣儒之首所陳災異謂盡由朝政而致豈虛語哉亦不聞以災害怪異歸之於時數也夫上天之變幽眇高邈下民或有不見而不知者若數路地震之異河北特甚則人皆見之而親被其害不可諱也因而人民流散捨棄墳墓骨肉而適他土去如鳥獸茫茫不知所止餓凍病疾死於道路者

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獨得聖人之道為最深而勸梁惠王專尚仁政不可罪歲是亦足以為後世法陛下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災異為嘉祥變禍患為純嘏致宗社生民之福豈有窮也其姦人虧德損政諂佞不正之語必不可令貽惑于其間也又臣少時讀書頗嘗探尋天人之理竊怪有唐韓愈柳宗元

劉禹錫三子談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試陳其梗槩夫太極既判遂生兩儀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曰地天地之間蓋載者曰萬物萬物至衆不出乎動與植而已植物不靈不能有所運用造作惟動物為有命比植物為靈然亦未能為善惡知喜怒獨夫人又動而有靈者也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者是人人自為者也自為善自為惡者皆小焉天地亦隨而應之以禍以福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作善之家必有餘慶

作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祥與殃祇及其人與家者也夫所謂可以喜可以怒者非人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實繫乎帝王之所為而然也帝王所為之政和則天下人喜人喜則其心亦和和氣既生充於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氣應之天地氣和則陰陽順百穀成衣食自豐夭橫不作故民躋富壽常懷樂康雖欲使之為亂而叛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和則天下之人不喜不喜則悲愁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

氣既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氣應之天地之氣不和則陰陽不順百穀不成衣食不豐夭横並作故民皆窮困離散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為亂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喜怒所以能感動天地致禍于國家如此之可必者何也本緣天地萬物通是一氣所生無有纖間惟是氣之清者為天氣之濁者為地清濁之餘氣散于天地之間是為萬物萬物之最靈者為人以此觀之天地萬物同為一類則最靈之人豈不能以衆喜

衆怒之氣感動天地而致福致禍於國家者乎是故先聖以萬物中獨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是知人者與天地本同而末異體均而氣通不可輕視虛用之也爲帝王者宜先以仁政調和人心使之安樂自固而不叛去以爲國家永永之福捨此而望天地順成天下無事決不可得也尚書洪範九疇八曰庶徴謂人君行肅乂哲謀聖五善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時而爲其休徴乃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人君行狂僭豫急蒙五

惡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常而為其咎徵乃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夫雨暘燠寒風雖先後說之實則一也然而可以為休可以為咎者只繫乎人君為善為惡而遂分也洪範者二帝三王所行之常道也後之君人者當信而師尚之不可謂陳迹不信用也信之則為福不信則為禍書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本無心無耳目亦無喜怒愛威作書者假視聽聰明

以為之說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者是也其實只緣天地人本是一氣善惡動靜必然相應合若符契間不容髮無謂天人形體隔絶至遠便謂兩不相干而不以為信也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有喜怒天應如響亦猶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其氣眇然人不可得而見惟以葭灰驗之無不剋期以應天下人喜怒之氣能感動天地之氣亦皆刻期而應也是故治天下者直宜以仁政悅民心和民氣使其氣自通於天地日星山澤又皆

有神靈主之則必能默觀君人者所為善惡及人之善惡助其自然之氣降福降禍豈不尤速耶豈不尤可懼耶以此益見天地災變不可盡歸之於時數而不修人事以應之然可以歸之時數者故時亦有焉獨堯水湯旱是也夫堯湯之為君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氣以感動天地而致其水旱也蓋堯湯大聖人其佐亦賢上下協心戮力無一夫不獲無一物失所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歸之於時數也然雖有水旱之災而不聞有重役

横斂勞民驚衆之事亦不聞有流移播散凍餒死亡於道之人惟聞常有九年之蓄民無菜色而天下奉堯湯亦如無水旱之時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人心熈熈和氣不減乃是雖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國不憂其危也自秦漢以降則不然凡有災變怪異皆由時君世主不能舉直錯枉用賢退不肖復有不能行善道施仁政悅民心和民氣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災異必然之理也必不可歸之於時數也災異既作又不能恐懼修省行

消復之道坐視蒼生赤子棄墳墓離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相保守往往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不相為恤而不加救拯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怨怒以思為亂者鮮矣民既怨怒思亂而國不危者又鮮矣彼既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協力以致災變害民而危亡其國乃妄欲比堯湯水旱以巳之所致災異歸於時數是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夫地者至大至厚至靜不可動揺之物也古今固亦有震動之時隨其所震

大小遠近必災患以應之然未嘗聞數路皆震也震且不一有日或十數震者也又不一日而止有至今踰半年尚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為大災害耶大怪異耶此陛下正當窮究致震之由推至誠行至德思所以厭塞其變以謝天之譴告焉不然則恐董仲舒所謂敗傷乃至者必將不能免也陛下即位未久而天下但聞聖德勤儉恭孝不聞有過此變非由陛下而致然陛下若不為祖宗任其事則天地之變誰復可以任之哉陛下既

任其事則固宜兢兢業業夙夜憂勤登用正人與行正道思與天地合其德而濟之以不懈使天下皆知陛下恐懼修省視民如傷恱其心和其氣則天地之氣亦和而應之苟如此何患災異之不息人民之不安乎其姦人謀身害國罪在殺無赦其所詭願陛下絶之不復留於心術而稍有所惑其為宗社之福邦家之慶必不出乎此也若陛下萬一惑其所説以災異歸於時數而聖懷坦然不以為懼有司之不職者不加擇政事之不平

者不加治萬民窮困失所者不加卹天下人心必益愁怨而不喜則陰陽之氣何由而和天地之變何由而息也大凡姦佞之人阿諛巧詐善移人主之意其說雖目前可喜而終無益於世其大指已達者不過欲持身固祿未達者不過欲希進厚已而都不以生靈禍福國家安危為念也是可謂大忍人也大姦邪也夫違天賊民背公棄理臣故曰罪在殺者也此須陛下詳觀其語熟察其意復以其人前後所為而參考之則邪正自見必

不能逃聖鑒矣臣蒙陛下名作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對
天表而不避忤犯輒敢懇懇如此之切者何哉蓋觀今
災變不與常等實恐姦人以脂韋善柔之説移陛下憂
勞之志安陛下克責之心而致陛下不專心於救恤
災以誤陛下至大之事也惟聖慈深賜裁察非臣之幸
乃天下之幸宗廟社稷之幸

貼黄臣以此奏詞頗繁多然以誠激於中惟恐陛
下未賜信察臣所以務盡犬馬之志故不覺詞之

多也然直書實事文字鄙拙不敢徒事章句而已伏望陛下萬幾之餘時賜一覽必亦粗有裨益如陛下未以為狂妄之罪即臣方敢更以管穴之見仰塵天聽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弼既拜相以足疾未能入見有于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此疏

上神宗乞以無災為懼　孫覺

臣竊見朝廷自今歲以來四方有年大河北流二邉不

讋上下驩焉相慶以為陛下側躬修德任賢去邪與滯補弊於萬事之先故上天報之以德而動如聖意發祥薦祉皇子挺生此固宗社無窮之休朝廷莫大之福然臣竊聞楚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故能成霸功臣觀朝廷之上未可謂皆賢四方幽隱未可謂無事號令施為未可謂盡當北狄西羌未可謂受賜鰥寡孤獨未可謂有養陛下中天地而立盡有四海之廣治教政刑粗

畧如此天之報貺乃如極治之時此豈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歟人情既爾天意亦猶是耶恐諂諛之人進容悅之論淺聞之士伐太平之功陛下如信而矜之則臣憂天幸不可以為常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伏願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日新盛德而勤儉過於平時損宴游嗇浮費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若楚莊無災以為戒懼垂法後嗣傳之無窮則華夷蠻貊草木昆蟲莫不幸甚臣不勝惓惓　熙寧二年十一月上時為右正言供

諫職

上神宗論華州山變　　呂大防

臣今月某日中使馮宗道至伏奉聖旨令臣照管山摧處見存人户以次存恤施行次第聞奏訖臣累日以来伏思聖慮深遠憂及遠民以致疲病矜寡皆有恩意雖堯舜用心宜不過此然臣之愚忠有私憂者三過計者一輒敢條列如左

一山變之地當谷起嶺山高者五十餘步臣謹按十

月之詩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冡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水之為患至於懷襄而山之傾摧固亦其理然詩人猶以為大變哀其時人不懲其禍令不震電而驚不因水而摧不圯於其下而徙之於遠岸之高者不止於為谷谷之深者不止於為陵方之詩人所紀尤為竒怪唐世亦有新豐赤水山阜移湧之變方武氏僭亂固不足論方今聖治日新厲精庶政災

沴之作尤為可駭此臣所憂者一也

一山變之地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一百七十餘尺臣謹按漢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說者以為石陰類小人特起之象觀今之變則過於前史所載此臣所以私憂者二也

一數年以來人情洶洶皆言有陽九之會臣謹按班固歷志所述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推數者取以為據臣以為天命難知孔子罕言固非

衆人之所能知然閭巷之民無所忌憚竊語相傳謂之必有竊恐姦猾小人乘此天地之變人情不安之際狂圖妄作儌倖萬一此臣之所私憂者三也

一三路京東人情豪悍最宜防備臣伏覩三路縁邊則有城池兵械作可恃之具至於内地州郡守具素墮將帥之臣未至選擇三路京東守臣密付方畧以備戎狄為名令葺治城池講葺守備其州縣

政事但涉撓動人情者一切緩之以待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其隙萬一如有緩急亦吾有以待其變矣此臣之所過計者一也

右謹具如前臣伏聞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先王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後王之所以壞也太戊有桑穀之祥其書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高宗有鼎雉之異其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桑穀共生飛鳥之集未為大異然君臣相勸

戒至於數四原天命修政事以應之豈古明王祗畏之道當如此乎伏惟聖神昭鑒洞察古今不待瞽狂之言乃極事理之要惟乞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天下幸甚

貼黄守帥之臣早望精擇須藉忠義敦朴任重致遠之人乃可以消患於未然至如輕俊之人目前斂給似可任使緩急必不得力伏望聖慈深察

又貼黄三路内地州軍守倅惟陜西最為不講伏

望勅守臣以備西戎侵軼為名早令修葺今歲內地小豐春初可以興役

又貼黄去歲慶州叛卒散亡之黨纔數百人並逃匿山林未嘗干犯城邑其內地州郡已各驚擾失措即知守備素不修矣熙寧五年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顯谷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潰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民居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鄰近並山之民言比年以來谷上常有雲氣每當風雨即隱有聲是夜初昏畧無風雨忽于山上雲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即有此變大防因上此奏時知華州

上神宗荅詔論彗星　富弼

熙寧八年十月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奔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内惟淺昧敢不懼焉已避正殿減常膳慮未足以祗天戒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虛心以改庶以消天之變焉

臣伏念向緣衰疾加之年已及格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絶私務朝夕待盡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

又聞别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感動矣臣伏覽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陛下仰觀天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比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已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設齋醮屏

侍御前代帝王禳災弭患責躬罪已之法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滅臣温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踴躍欣蹈不知紀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羅荼毒流落破散不能相保者其為懽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喜和氣充塞則天意不得不早回天災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

封論事人方喜悅曰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者上累
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于三月中仰
荅聖問略曾引及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萬必不
復蹈前車之誤況云朝政闕失朕將虛心以改此足見
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臣竊聞外議皆云天下獘
病甚衆官家多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于天聽兾幸
有所剗革爾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不避
誅戮仰竭肝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

疎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説所合者斷在不惑刀賜施行踐虛心以攺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恱天道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眚出見而工駭聖慮哉萬一姦詐互入宸聽少惑俾夫忠告為妄説恩詔為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愁于下則天將曰是以虛辭荅我迄無實效必回今日之喜為異日之怒災變之作當又甚於前日之告者矣但以近事證之

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惟望陛下深賜裁察為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不勝天下大幸

手劄子

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令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説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成嘯聚為腹心之患也亦慮手

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後来別生災害也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庶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閒居終日與野老相見民間獘病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尚未盡一二伏乞聖慈略賜省覽而少留聖意焉臣又輒敢煩陛下親閲羣奏者若委臣寮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憂勞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寮更存顧望尚或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悔之意

也臣固無他腸所憂者如此惟望陛下特賜矜察幸甚

熙寧八年十月乙未彗出軫丁酉太史以聞弼上此奏時以使相致仕

上神宗答詔論彗星　　呂公著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書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厚恩陛下莅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其于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陛下祇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

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為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厲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葢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戾而不和

中立敢言者擢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干和氣携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者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髙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玷黷聖慮者蓋不一矣

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桓公是也為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戎狄桀驁疆埸有事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況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

也古之為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産是也子産之為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處亦及此而終未憣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宫中之

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為福不旋踵而應矣臣昨在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獘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

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之苟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聰至于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令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奇謀高策亦未易為也熙寧八年

十月上時提舉中太乙宫公著謂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者蓋自熙寧二年二月以後王安石始執政也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二